

母亲节·情愫

吴芳娣含笑拉住朶珍的手，七个姑娘与她结缘的影像再次一幕幕映现。

羌族姑娘认妈记

■ 褚福海

吴芳娣一夜间多出七个羌族女儿，心像浸泡在蜜里，甜得人微醺。

生长于太湖西岸的她，凄风苦雨中，靠摸爬滚打，把自己磨砺成了一位国家级正高职工工艺美术师，不但制作的紫砂茶壶每把售价几千至数万元，还拥有规模令人瞩目的陶研所、展示厅和生产企业。

每当说起她的七个宝贝羌族女儿，就会把她的思绪拽回到四年前的初秋。

彼时，她受邀前往成都参加一高规格的国际艺术交流活动，并如约现场制作茶壶，卓尔的创意设计，精湛的制壶技艺，让在场者啧啧称奇，更让前去观摩的壤巴拉陶艺传习所所长郑雄钦佩不已。

许是苍天有意，当日共进晚餐时，郑雄与吴芳娣巧坐同桌。席间，郑雄诉说了在所学生学艺无门的苦衷，并诚挚恳请吴芳娣能拨冗去指点迷津。

温厚良善的吴芳娣思忖半晌，最终应允翌日去看看。

第二天，吴芳娣就坐上郑雄的越野车，朝阿坝州方向奔驰而去。车子先在群山峡谷间盘桓了两个多小时，继而七拐八弯颠簸了许久，才驶进了阿坝州壤巴拉陶艺传习所。

两排低矮斑驳的平房，几件古董级的教学器具，数间昏暗的工棚与宿舍，一群求知若渴的藏族孩子，构成了陶艺传习所的全部。

吴芳娣很惊愕，陶艺传习所竟简陋到如此地步。她心痛得无法呼吸，躲至一旁暗自落泪。

省却了寒暄，郑雄径直将吴芳娣引进了操作间，20多个学生正埋着头用当地产的陶土做盆、罐、钵的坯件，器型粗糙而朴拙。郑雄边陪同吴芳娣察看，边皱眉叹道，做这些东西不仅附加值低，且销量极其有限，市场前景黯淡，陶艺所步履维艰啊。

吴芳娣静默凝视，若有所思。

倏忽间，一个身穿羌族服饰的姑娘，朝吴芳娣恳求道：“阿妈，所长说您是紫砂工艺大师，您帮帮我们吧。”话音未落，那姑娘“噗咚”一声单膝跪在吴芳娣面前。吴芳娣跨前一步，正欲搀扶，孰料又有几个姑娘也络绎跪拜到她跟前，异口同声说，吴大师，求您教教我们吧。

面对这样出现的场景，吴芳娣的最柔软处被感动得直颤，她稍作沉吟，机敏答道：“你们的想法非常好，但，许多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回头我跟家里和你们所长商量一下。”

吴芳娣踱至僻静处，把学生的诉求与自己的想法和丈夫会群进行了沟通，会群沉静回复：“学生的情况我颇同情，可我们自顾不暇，爱莫能助，你别脑子发热！”

“会群，当你看到她们近乎乞求的眼神时，我想你肯定也会动恻隐之心的，能帮且帮她们一把吧。”

电话另一端的话语戛然而止，话筒里唯有寂静的电波声。吴芳娣知晓，丈夫会群默许了。

壤巴拉陶艺传习所与吴芳娣、学生家长沟通磋商后，最终确定由卓觉玛、朶珍、丹巴吉等七个姑娘跟着吴芳娣到素享陶都盛名的江苏宜兴学习制壶技艺，为期两年，食宿费由吴芳娣解决。

办完必要的手续，第三天一早，吴芳娣便领着七个羌族姑娘，一路辗转，于晌午抵达了金陵禄口国际机场。令吴芳娣欣慰的是，她丈夫会群早已将商务车泊在那儿等了。

七个羌族姑娘是第一回乘坐飞机，以至于出港后仍心潮难平，激动不已。也就是从那天起，姑娘们都异口同声要认吴芳娣为妈，尊称她“吴阿妈”。

晚餐后，吴芳娣把姑娘们带至宿舍，逐一安顿好，并指导她们如何使用洁具、热水器。姑娘们煞是新奇，当窥见席子、毛巾被，以及洗漱用具都是同一款式的时，卓觉玛脱口问：“吴阿妈，这些都是您新购置的生活用品？”

“对，是昨天我让人去买的。”

“哇，谢谢您，吴阿妈，您真好，待我们如亲闺女。”

次日傍晚，丹巴吉因水土不服生了病，吴芳娣赶忙带她去看医生。吴芳娣陪在丹巴吉身边，细致入微照顾到半夜，感动得丹巴吉一个劲儿地说：“给您添麻烦了，谢谢吴阿妈。”

七个姑娘都是零基础，想学做茶壶谈何容易。吴芳娣不厌其烦地从选泥、抻胚、捏、揉、按、捺、刮、剔等一步一步教她们，循序渐进。朶珍常怨自己笨，一度动摇了学艺的信念。吴芳娣发现后，鼓励道，“只要专注学，做壶非难事。”吴芳娣帮她建立起了自信心，从困惑中突围了出来。



花开鸟巢

徐建军摄

成为母亲的那一天

■ 李咏瑾

蝉鸣，那只是一个夏末的普通的午后，我一边吃着冰激凌，一边路过了客厅，客厅的飘窗上放着一小溜窄窄的验孕纸，十多分钟前我才在上面验了验，不出所料，和之前辛苦备孕的若个月一样，仍是一无所获。

而今我的心态早已淡定，直钩垂钓，任他游鱼来去，不再像论坛上的其他老母亲一样殚精竭虑地期待验孕纸上出现惊喜。于是我去厨房剥了一个冰激凌，脚不沾地路过客厅，打算去书房追剧。

人世间惊心动魄的邂逅，可能是花市灯如昼，也可能是时间无涯的荒原上“你也在这里”，而我当时只是随意地扫了一眼飘窗，突然，心里悸动了一拍。慢慢地接近飘窗，就好像极早极早的清晨，有小船抵达了久候的渡口，而我踮起脚尖，在茫茫的雾色里听见木质的船头咚的一声触到了码头——验孕纸上，第二条红色的短杠就这样缓慢地浮现了出来。一刹那间，此前数年的期盼混杂着饱经风霜的劳苦纷沓至来：一次次奔波医院备孕，一回回异地探亲的关山路远，无数纷乱的脚步在浸透消毒水的医院长廊上来来回回，转瞬间动车轰隆，一头扎进秦岭山脉幽深的隧道里，仓皇的岁月就这样在记忆的流逝中明明暗暗……情绪太多。

开始几天我谁也没告诉，实在是我自己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惊喜，或者是这种惊喜背后一体两面的恐惧，我甚至在想，以我毛躁的脾

性和脆弱的心绪，可能压根当不好那种慈祥的老母亲。但当我第一次去医院抽血确认，医生头也不抬地例行询问：“打掉还是留下？”我一愣怔，随即大声肯定：“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备孕来的珍贵儿，当然留下！”那一刻我喘着气，再一次明确了自己的心意。

实话实说，我其实是一个一直不怎么喜欢小孩的人，以前但凡有亲朋好友怂恿我抱抱某个小婴儿，我往往一边摇头一边退避三舍，他们实在是太太脆弱了，咿咿呀呀，手舞足蹈，分泌唾液，需要乳汁，总让人担心会尿到自己身上。而自从宿命中的宝宝一下子扑入了我的怀里，情感的阀门仿佛就这样一下子被撞开，我蓦然发觉自己置身于一条浩浩荡荡的人类祖祖辈辈子孙孙接续传承的情感洪流，耳边远古的陌生的黄钟大吕由远至近轰鸣而来，而我伫立在原地，眼眶湿润，鼻尖柔软，喉咙哽咽得喘不过气来，突然意识到繁衍生息对于人类情感意义上真正的触动，同时深刻地感知到自己无法自控的渺如尘埃。

于是，我看似平静地怀揣着这个沉甸甸的收获，上班，下班，穿越天桥，走过人群，表面上看，春末最后一天和夏初的第一天，枝头的鲜花瑟瑟迎风，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只有鲜花自己知道，它包裹的子房开始孕育、膨大，不久之后，花瓣即将枯萎，而新的果实即将焕发出它的甜美。

然而酝酿这种甜美的代价汹涌而来。因为大龄初产，好不容易等到胎芽萌生，又隐隐出现

了流产的迹象，在盛夏的蝉噪中，每天捂着肚子去医院注射完几个疗程的黄体酮后，又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胎盘位置过低，需要较长时间卧床保胎……我原以为孕育的艰险只在分娩那一刻，没想到一步步行来涉涉险滩，如遇激流，竟然有无穷的考验横亘在前方，唐氏筛查与排畸，四维与糖耐，每过一关都值得大大松掉一口气，更别提还有到底是选择无创还是羊穿的辗转难眠与痛苦纠结，将许许多多如我一般产妇痛苦的情绪和紧绷的神经推向极致……

彼时，有朋友向我推荐孕育题材的纪录片《生门》，我大致看了一下简介就急忙关闭，不敢共情，不忍共情，也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共情了，现实生活已经让我饱经太多的风霜忧患，实在承受不住旁人撕心裂肺的眼泪，哪怕这眼泪只存在于屏幕后远在千里的生活中——不，其实这压力无处不在，回想彼时，如果不是每晚腹中温柔的胎动一下下给予我的抚慰，如同温暖的潮汐无条件地抚平了我心中所有的伤痛，让我渐渐呼吸放缓，合眼安睡，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怎么能穿过那一段段明暗斑驳的岁月。

孕育不易，可细想来，孕育不过是复杂人生中的一小段缩影，对于大多数母亲而言，自以为走过了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旅程，其实只是生下了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人生不到一定时候，真的不会知道“平平常常”中所蕴含的力量。在我们故乡的村庄，常有智慧的老人告诫后人要珍惜秋冬之交的

每一场霜冻，因为“秋天虽说是丰收的季节，可最甜的橙啊梨啊，都要经历一场霜冻一层甜，然后三晒三冻甜如蜜”，有时候咀嚼着这些在人间流传已久的句子，心底的疲倦萎缩就会一点一点地得到抚慰，缓过气来。

而经历过春夏秋冬季节变换的如许种种，我扪心自问，到底是哪一天从心态上真正接受自己成为一个母亲？

我想是极之平凡的那一天，大腹便便的我穿着平底鞋，疲惫地从医院回家，经过了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彼时，咖啡馆门口晒得到太阳的座位上，有一位白领丽人正在闲散翻阅着书页、独自啜饮着咖啡，我走近她的悠然，又渐渐远离她的悠然，突然意识到这何曾不是我曾经的模样人生？那个叫作“自我”的东西，好像掌心中的一小把珍贵的金沙，只是你伸出双手，想去抓住更为广阔的生活时，它就必然会随风而扬，落入人生“崎岖的山脉褶皱”中，你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你在那个重要的岔路口骤然停下，深思熟虑后，你选择了其中一个方向，曾经的“自我”化为那个时髦的女郎，永恒地留在了身后那个色彩氤氲的咖啡馆中，而新的“自我”，则渐渐伸开双臂，迎向前方，抱紧了怀中新生的婴儿，也接受了自己的臃肿、衰老和疼痛……你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你更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可你愿意承担这一切，并且无怨无悔，那么，从这一刻开始，你真正成为一位母亲。

母亲心心念念的小院，围起来的不仅是家庭的独立世界，更是灵魂的诗意栖居。渗透在骨子里的家的味道，是每一位中国人都有的“院子情结”……

■ 申功晶

江南有民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我的“外婆桥”，地处苏州古城区冷僻荒凉的仓街“狮子口”，弄堂深处有一处独门独户的清式大院，我的母亲就在那里出生、长大。

老宅的东侧有一方露天小院，母亲和姐妹们常溜到小院子里玩耍，她说，抬头看着湛蓝无际的天空，心情也跟着豁然舒畅起来。

但快乐的日子很快结束了。

20世纪60年代末，母亲到苏北农场开始了她的知青生涯。“两个馒头一碗粥”的伙食填不饱肚子，半夜三更，还要跳下冰冷刺骨的江水“人墙”抗洪抢险，她想起学校课堂、父母姐妹，她一次次梦见自己又回到了老宅的小院，跳皮筋、放风筝、捉迷藏……

因此，母亲表现格外积极阳光正能量，脏活累活抢着干，不久便如愿以偿加入共青团。幸运再次来临，一个保送盐城师范学校就读的名额砸落在她脑门上，正当她做梦都要笑出声之际，却因亲叔叔是“右派”的身份而被取消了保送资格，这场“竹篮打水”的闹剧，让她欲哭无泪。

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母亲分配到一家国营布厂当检验员。经人“牵线”，母亲与一位没落书香世家的憨厚青年结婚了。我父亲家里的老宅，和母亲家一模一样，也是个小院子，这让她倍感亲切熨帖。我常看着她一边哼小曲，一边在院里淘米、洗菜、晾衣物……

转眼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老宅拆迁了，我们一家三口搬入楼房。围上铁棚的阳台活似鸟笼，母亲每次晾衣服，都会叹息：“要是像从前那样，有个小院儿该多好！”

母亲看到一楼的大爷每天捋饬花花草草，又感慨道：“要是有个小院子，该多好！我种上些蔬菜，不打农药，绿色环保，强过在菜场买的！”偶尔，她看到山墙上出现一只黄鼠狼，也欢喜得像个孩子似的，绘声绘色讲起小时候，“狐大仙”如何“日偷一鸡”的故事。

看着母亲额头上新增的皱纹，鬓角渐长的白发，不由忆起她年轻时的模样：大大的眼睛，又黑又亮；薄薄的嘴唇，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高鼻深目的轮廓，有一种异域血统的别样风情，那是一种清丽的英俊。

母亲这辈子吃了不少苦，长身体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读书时，又逢“上山下乡”；人到中年，又赶上了国企下岗大潮，一边为生计奔波忙碌，一边还要忍受亲戚的闲言碎语；临退休了，又伺候起卧病在床的老人。命运，总是在紧要关头伸出魔爪扼住喉咙，一次又一次试图摧毁她……“千锤百炼”后，却又让她变得像竹子一般无比坚韧。

母亲不是那种任劳任怨的劳动妇女，也不是对子女宠溺无度、唯夫、儿至上的家庭妇女，更不是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女强人。但母亲热爱生活，崇尚自我。她爱读书，退休后，经常来到我的书房，戴上老花眼镜，抱着一部部厚厚的“砖头”汲取养分，仅初中毕业的她，竟能将各大名家之优劣点评得头头是道。母亲爱旅游，我每年带她两次“长线游”饱览名山大川，较之自然风光，母亲更感兴趣的莫过于那些故居老宅：北方的四合院、江南的大宅门、晋商的大院、闽南的土楼……

那些用厚厚的砖块围起来一个个安全温暖的天地，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场所，她那古人，哪怕家里再穷，也要用竹篱笆围一下。“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说：“吾毕生之愿，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花草，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俱见烟水平桥。”可见，那围起来的不仅是家庭的独立世界，更是灵魂的诗意栖居，渗透在骨子里的家的味道。它承载着国人几千年的生活，我终于明白，母亲心心念念的小院，是每一位中国人都有的“院子情结”，小院子里的光影，隐匿着母亲的流年。

我用积攒下的稿费，把房子换到了顶楼，搭建了一个四面玻璃的阳光房，母亲在那里种起了绿萝、文竹、黄瓜、番茄、香瓜……她将阳台打扮成了一个小小的农场。可是，她仍然怀念老宅里的小院子：春来紫藤花开，金秋桂花飘香，冬日蜡梅绽放，夏夜，坐在葡萄架下摇着蒲扇纳凉……

一日，我陪她回到了娘家——仓街“狮子口”，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里面埋葬的是一代人的记忆，母亲驻足凝视很久，嘴里喃喃念道：落叶归根，落叶归根……

小院的光影，母亲的流年